

历史的暴政

我开始怀疑，有多少 CEO 曾经斟酌过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故事，那正像一个民族步入世界时遇到的法律挑战的缩影

文/艾德（Michael Aldrich）

艾德（Michael Aldrich），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在公司法和商业法领域经验丰富，同时是电信领域的专家。大学学习历史，后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消逝的北京》一书

上个月我去乌兰巴托外的大草原，SUV 沿着双车道上的车轮印行驶，城市典型的现代办公建筑混着圆形白色蒙古包的杂烩景色逐渐隐去，替换成温柔延伸的平原，偶然还看得见路边的铁路脚手架和电力塔。走了不到一小时，车窗外只剩起伏的草原，再看不到任何人造痕迹。

我的目的地是当代蒙古的一处宝藏。在大草原的那一头，蒙古人用他们祖先在 800 年前曾经使用过的材料建造了一座 13 世纪风格的文化公园，形貌逼真之极。我在全世界见过很多特定主题公园，但没有一座比蒙古这座更为专业和有趣。

在通向公园的那扇 13 世纪风格的木质大门边上，两名穿着忽必烈时代铠甲的蒙古人拦下了我们的车，为我们指路。他们是拿薪水的演员，但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迷人的时空转换的效果。我忽然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坐着的这辆燃烧汽油的现代交通工具仿佛是台时光机，把我们载回到丘处机与威廉·鲁布鲁奇横穿大草原去拜访可汗们的宋代。

放眼望去，我的眼睛捕捉到一群骏马正在被蒙古牧马人围拢的图景。这让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到多年前，想起与我的导师及他告诉我的一段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台湾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那里的创立者暨资深合伙人成为了我的导师。他是云南人，自幼就在战争余波中离开了大陆来到台湾，并依靠自身努力逐步获得了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权威法律从业资格证明，成为第一个被获准在美国执业的外国人。依照才华，他原本有机会在华尔街的律所迅速飞黄腾达，但他决定返回台湾，自己创办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是一个跨文化天才，其高雅趣味从意大利美声歌剧延伸至中国国画。他也是一个中国古代史的热衷者，对他来说，历史是指引现实生活的一个必要元素。

我与导师的那场对话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一切如昨。我们并肩而行，穿过人行道上的摩托车围栏，走进矗立在民生北路上的豪华写字楼基座里一家新开业的点心店。他穿着一件质地优良的黑色羊毛衫，用略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和我交谈。店里壁橱对面的电视机播报的正是美国与蒙古共和国建交的新闻，而在当时，台湾的外交部仍将外蒙古当作中国真正版图的一部分。

我的导师用筷子夹起一个烧卖，顺着新闻谈了起来：“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其实很大一部分与边境之争纠缠不清，不过很多人把太多的关注点投放在了历史上中国南部腹地上受到的外邦侵略。实际上，从最早期开始，北方国境线就已经成为中国与异邦的争端起源。匈奴、鲜卑、吐蕃、契丹、女真，都是中原人拒绝征服的敌人。”

“拒绝？”正夹起蚝油萝卜糕的我顿了一下，“我好像记得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与这些北边的‘野蛮人’打过仗。”

听到“野蛮人”三个字，我的导师笑了。“那可是个危险的术语，艾德。连我们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都称赞过这些北方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他端起杯绿茶，继续说道，“我说的拒绝去征服他们，是指我们拒绝去学习如何征服。汉族自古就在沙场上有个极为不利的弱项——马术。”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汉族人抗拒游牧，可能是因为从早期开始，我们就一直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摆脱不了用骑兵保卫国家的渴望。”导师说，“你记得赵武灵王吗？”

“嗯，战国时代的人？”我试探着问。

“没错。赵武灵王（公元前 325 年——公元前 299 年）发现，所有征战中的中原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压力，这压力来自于匈奴们的马上弓箭手带来的威胁。其实，赵国人有一种立竿见影的补救方法，也就是向敌人们学习同样的骑术。但是他们却没这么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用一个手势暗示他告诉我。

“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喜欢穿短衫，在那个时代，穿长袍才是高阶层的中国绅士的象征。游牧民族所穿的短小衣衫被中原人鄙夷为‘野蛮’，而这种野蛮之衫却能让马上的战士们身手灵活。”

赵武灵王是第一个吃蟹者。当这位国君第一次穿着短衫出现在他的臣民面前时，整个朝廷大惊失色并强烈抵触。谋士们受不了泱泱中华的君王模仿野蛮人的滑稽扮相。

后来，意志坚定的武灵王半唬半劝地说服了他们，短款的军服得以推广，但这始终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偏见，以及对游牧民族典型的马上文化建立正确评价。后来，汉族人不得不为偏见带来的无能付出代价，除了为无休止的战争耗费惊人的开销，还要向匈奴赠送丝绸和女子以求和平。”

他停顿了一下，“我的海外之旅给了我观察事物的新视角。所以每当读到历史上的类似过失，我就会觉得不解，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如此强硬地拒绝使用恰当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我说：“但是中国历史上也还是有其它人理解了这种革新的必要啊，比如汉武帝。”

“是的。但是仅凭一人的理解，通常不足以产生积极的变革——你需要一个伙伴。”他笑了笑。

“汉武帝深切了解国家防卫体系对强势骑兵的迫切需要，于是派人到费尔干纳盆地搜寻中亚的优良马匹‘汗血宝马’，期望借此改良中原战马的血统。《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将马援（公元前 14 年——公元 49 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句话的正确性已经被历史证明。”

但以上这些，都仅仅是为了改变主流观点而发出的呐喊，其论据并不足以使当时的社会作出彻底改变，而这种彻底改变，恰恰是改良战马血统所必需的。在内部没有实现变革的时候，却急着去做马匹的外部采购！我们总是拒绝用新眼光去看待历史，这是一种惯性，向我们自己实行暴政的惯性。”

他继续说道：“历史继续发展迎来了唐朝。这个朝代的强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创立者是混血儿，他们知悉怎样的新文化范式能够支持国防，他们的盟友维族人和粟特人弥补了汉族人自己在马上作战的劣势。而几百年之后，当统治者与异族盟友的联系消失，这个朝代也就逐渐衰落。”

“再说一遍，我的观点和岛上那些从政府领薪的学者的传统诠释是不同的，我是一个实际的人，反对重复犯过的错误。”他提起了自己的律师身份，“我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我的客户要在这一点上依靠我。”

服务生端来了牛肉丸和英国辣酱油。

“改革需要一个以上的人。”导师重申了他的观点，又继续浸入历史的回忆，“最伟大的机会出现在北宋，宰相王安石是一个极具革新意识的人。王宰相主张的变法中提到了‘保马法’和‘将兵法’，旨在增加战争所需高质量战马的储量，和建立学校来训练士兵在战场上，以图击败女真人。

当时的神宗皇帝极其信任王安石，他对王安石的变法提议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帝王和宰相意见完全一致，彼此之间存在信任，积极的改变便存有希望。”

“后来呢？”我已经完全被吸引住了。

故事却急转直下。“王宰相被他的争权者撤职，改革没有完成。随后，宋朝走向了史上最糟糕朝代的道路。”

“最糟糕的？”我跟着重复，想起了能写优美理学文章的朱熹和在很多方面堪称天才的欧阳修。

“不要误解我，我与你这位爱好中华文化的外国人一样，不否认宋代高超的艺术成就和文学成就。但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它确实是最糟糕的朝代。

王安石和皇帝之间的默契、王安石的变法、对朋党斗争的屈从，各种力量的制约使得宋朝政府走入了一个逐渐将国家拱手让给北方民族的时代，与异族交恶的不利形势使宋朝统治者的自我封闭倾向更加恶化，但是没有朝野上的人能够打破常规来思考。举个例子，你记得岳飞吧？”

“嗯，宋朝伟大的爱国者。”

“当我重读宋史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政府官员，从因正直而被铭记的岳飞、到被稍后的历史学家责难的韩侂胄，都在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当我读到在南宋谋士们的影响下，汉族兵士最严重的战术缺陷完全得不到纠正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坚持用缓慢的、笨拙的步兵来对抗金朝的骑兵。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一流骑兵，但却没有这样做。”导师看着盘子里剩下的扬州炒饭，悲叹出声。

司机忽然发动引擎，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才意识到，自己仍停在蒙古公园的木门前。当我们驶向重建的可汗蒙古包时，我开始怀疑有多少 CEO 曾经斟酌过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故事，那正像一个民族步入世界时遇到的法律挑战的缩影。

(标题引自 William Jenner 的同名著作)

版权所有 © SGLA 2008。

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